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甲寅熙寧七年甲寅七月詔河北兩路捕蝗九月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京東十京西三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爲提舉王韶樞密副使

六月自常潤還過寶山弔雲閣畱題院壁聞惠勤初罷僧職作詩

七月宿靈隱寺曉起登北高峰塔記詩

陳襄將罷任宴僚佐於有美堂作虞美人詞本集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貳車蘇子瞻賦詞作調寄虞美人詞云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須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楊繪自應天來代作訴衷情詞本集送述古迓元素調寄訴衷情詞云錢塘風景古來奇太守例能詩先驅負弩何在心已浙江西花盡後葉飛時雨淒淒若爲情緒更問新官向舊官啼

與陳襄放舟湖上燕於孤山竹閣作江神子詞本集孤山竹閣送述古調寄江神子詞云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樽收淚唱陽關謾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畫堂新綺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

再作菩薩蠻詞本集湖上調寄菩薩蠻詞云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畱住今日謾畱君

明朝愁殺人樽前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又菩薩蠻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亂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畫堂推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

追送陳睦移守南都別於臨平舟中作南鄉子詞 本集送述古詞寄南鄉子詞云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臨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楊繪作詩十八日江上觀潮作南歌子詞 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用前韻詞寄南歌子詞云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

與楊繪魯有開陳舜俞遊靈隱寺題壁 錢塘縣志靈鷲寺題名云熙寧七年楊繪魯有開陳舜俞蘇軾

公以捕蝗至臨安重過海會寺作清心堂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前遊徑山宿海會寺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據此詩有兩歲頻為山水役一笑長照雪霜侵句乃公七年再至作詩確證可見前宿海會寺及前後諸詩皆六年所作若因查註改竄之故槩以六年詩作指為七年則六年無一詩矣今撤出此詩改編餘詳海會寺記條下

至於潛捕蝗

浮雲嶺山行疲苶寄子由詩 本集密州到任上韓丞相論災傷書云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遍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之餘波及淮浙者耳

二十五日登青牛嶺多福寺題詩寺壁 誥案咸淳

臨安志青牛嶺在新城縣南新鄉舊名寶福山方丈有東坡題詩於壁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餘詳題註

二十六日至新城陳氏園晁補之來謁答補之和南新道中詩【誥案】青牛嶺距縣七十里公詩有明朝且復城中去句以是知以二十六日到新城也其南新道中原作本集不載

還至於潛以梅堯臣詩中毛國華為令捕蝗戲以詩與國華方武游西菩山明智院初識參寥宿於院中作詩【誥案】咸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公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畱題今考題與許皆不及參寥公猶未知其人也故誥以為始見知於徐州餘詳題註

九月到州得淨慈寺僧服生醫法本集服生醫法云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脈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醫四十年故不老云

朝雲來歸【誥案】本集朝雲墓誌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事公二十有三年以紹聖三年丙子七月壬辰卒年三十四生於嘉祐八年癸卯至熙寧七年甲寅來歸纔十二齡也妄人多疑其以歌者從公輒作數詞寄於夢幻此不可以不正也以上二條附載於此

告下公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罷杭州通守任欒城集超然臺賦敘云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得請高密年譜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紀年錄九月乃移知密州

為惠勤作詩敘本集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云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

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之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評案】此文極詆安石叛永叔勤所不若與然勤由是而足重矣

爲有明跋蔡襄海會寺記

已本集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云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歿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聽日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評案】此跋即查註改甲寅爲六年者而甲寅則七年也據跋非寺中作乃送有明歸徑山者故後爲追憶之詞耳

二十日往別南北山道友

年譜辛未別天竺觀音詩敘云予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評案】此詩與敘本集無考

同楊繪魯有開陳舜俞至下天竺題壁

咸淳臨安志下天竺題名云楊

繪元素曾有開元翰陳舜俞令舉蘇軾子瞻同游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誥案七年誤作九年今更正

楊繪餞別於中和堂和韻作勸金船詞 本集和元素韻自撰腔名勸金船詞云無情流水多情客勸我如曾識盃行到手休辭却這公道難得曲水池上小字更書年月如對茂林修竹似永和節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樽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此去翺翔遍賞玉堂金闕欲問再來何歲應有華髮

再餞別於湖上作南鄉子詞 本集和楊元素詞寄南鄉子詞云東武望餘杭雲海天涯兩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却姓楊

公既發楊繪復遠送之 誥案是時元素至湖必有會勘之事也

而陳舜俞張先皆從遂同訪李常於湖州劉述亦在座張先賦六客詞 誥案周密齊東野語慶歷六年子野之父維與郎簡范說劉餘慶周守中吳琰為吳興六老之會主其事者則太守馬尋也據此則子野六客之作本於其父之六老然吳興至今尚有六客堂而馬尋之會遂為六客所掩矣

李常生子方三日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此戲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維熊佳夢釋氏老君曾抱送壯氣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席上勸李常酒再作南鄉子詞 本集席上勸公擇酒調寄南鄉子詞云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 誥案詞

有鮮孫短李句亦湖州作

記李常天柱寺分桃事 本集記李公擇天柱分桃云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寄周邠書 本集與周開祖書云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

爲李行中作醉眠亭詩醉別楊繪作醉落魄詞 本集席上呈元素詞云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樽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與劉述張先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張先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歌定風波令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句坐客歡甚 謹案子野此曲即六客詞作於湖州越十五年公出守杭州有後六客詞又云作於垂虹者乃公游垂虹亭記兼敘之法當是子野復歌於垂虹也詳卷二十一總案記垂虹亭條下

十月至金閶飲於王誨席上時已三過蘇王誨令歌者求公詞因作阮郎歸詞 本集蘇州席上作調寄阮郎歸詞云一年三度過蘇臺清樽長是開佳人相問苦相猜這回來不來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眞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衰 謹案詞云一年三度者自六年十一月計至七年十月爲一年三度也蘇守令乞詞事見紀年錄

贈寫

眞何充至常州遇沈偕聞回先生事作詩【誥案】本集書和回先生詩跋云僕和此詩後十六年復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爲與偕相遇於錢塘

過京口與胡宗愈王存孫洙劇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途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劇飲笑樂【誥案】胡宗愈字完夫常州人王存字正仲京口人元祐中並官左丞孫洙揚州人時方罷海州

游多景樓作採桑子詞本集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遇調寄採桑子詞云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再作甘露寺聽彈箏詩渡江不及登金山寶覺追餞於舟中本集與寶覺書云赴官迫於程限不能艤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極殆不可勝言

遂與孫洙同至揚州與王居卿燕集平山堂作和詩過高郵訪孫覺得杜君懿所藏許敬宗硯本集書許敬宗硯云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案

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謹處終當合之歸東都事畧孫覺高郵人由湖徙廬以祖母亡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再徙徐公赴密州日正覺家居持服時也遂公遷黃覺已知徐州本集與李昭玘書可據至邵茂誠所居敗幃瓦燈塵埃蕭然則其棺在焉公入哭之乃檢其遺稾為作詩集敘本集邵茂誠詩集敘云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與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逾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登海州乘槎亭望鬱州山和陳海州詩朐山臨海石室奇勝公挈家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亦當破戒奉和也其和詩有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翻松為舞江風海雨入牙頰仍聽石室胡琴語諸句皆指此也書與詩并作於黃州而公往游則在高密時也

與孫洙送別作更漏子詞本集送孫巨源調寄

更漏子詞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黃金故人恩
義深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　和孫洙

贈潍水李盛二著作詩
公自註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孫樓誥案施註謂後
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謀甚公重過海州在元
豐八年時巨源已故與詞句不合也合註謂永遇樂詞敘十一月十五日至
海州以此駁紀年錄熙寧七年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尤謬本集詞敘誤

王安石爲呂惠卿所排而曾布亦逐爲詠王莽
東都事畧云慈聖光獻皇后
宜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
涕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
不悅求避位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安石所
知驟引至執政遂叛安石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爲也會雱卒安石力求去九
年判江寧府丐祠以使相封舒國公改封荆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
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
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
廟政和三年封舒王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
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之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
異輒不中程先儒傳註盡廢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
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爲毀詆而安石不卹也餘已詳載
卷六總
案內

及董卓詩
東都事畧云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熙寧
二年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遷集賢
校理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
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
案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七年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為八年安石復召為相罷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縮詆詞見黜因謂安石譖愬矜持敵賢姦黨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哲宗即位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為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授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搔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大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測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閒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大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伏乞陛下將惠卿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初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於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章惇貶謫元祐臣僚惠卿開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拜翰

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布論市易落職出知饒州復入翰林遷戸部尚書元
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青瀛哲宗親政復入翰林拜同
知樞密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說情辟致名士如陳
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獻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
異議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拜右僕射韓忠彥既爲左相柔懦天下
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
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
寧蔡京於是召用爲左丞京與布異布忿然爭辨爲御史所攻責廉州司戸
參軍【誥案】王莽詩指王安石董卓詩指呂惠卿曾布已詳詩註中據宋史王
安石未列姦臣傳呂惠卿曾布已列姦臣傳諸註不載三姦事跡於所載新
法事皆雜亂無緒全失體裁本案包舉元祐紹聖元符崇寧朝局翻復
之事至卷四十五案均應歸結若謂專補諸註之闕此亥提之見矣　子由
幼子遠生作虎兒詩【誥案】子由幼子遠生於甲寅因名虎兒後改名遜　公初欲往視子由會淸河凍
合遂涉海行之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
遂不得一去別所懷非書能盡也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子瞻通守餘
杭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誥案】此書公初不擬至湖
及爲楊元素牽合以去遂自海州赴密州道上早行有懷子由作沁園春詞
密覩子由詩敘又不及至齊確據也
本集調寄沁園春詞云孤館燈靑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
耿雲山摛錦朝露溥溥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凭征

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鬭樽前紀年錄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詞 誥案 公時由海州赴密不復繞道至齊一視子由故其詞如此耳今定爲懷子由作

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昨奉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臣自離去闕廷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初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請郡東方攜孥上國自惟何幸勤獲所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佩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紀年錄七年十一月三日到任 誥案 年譜謂乙卯到任邵註謂年譜紀年錄各以詩爲據依合註謂紀年錄似誤皆非是查註以除夕詩爲到密確證所見亦太低均應駁正

劉庭式爲通守公甚器之 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樂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卒娶盲女盲女死於密逾年而哀不哀不肯復娶予曰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賢也今庭式亦庶幾焉 誥案 劉庭式託此文登卓行傳時周革爲轉運使劉庭式爲通判趙晦之爲東武令

二十四日上蝗烖乞蠲秋稅狀 本集上韓丞相絳論災傷手實書云軾到郡二十餘日矣京東

獨言蝗不爲拔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誥案此書作於到郡二十餘日之後所上章本集不載書有疊論秋税倚閣青苗之嘱或恐以重復檢按行下爲本路所沮故急爲此書是上章與書皆同日發去無可疑者也韓絳字子華宰相億之子公之座主也是年四月王安石罷絳復相明年八月再罷絳以附和安石取相位時論頗少之然此書雖不盡納亦未嘗無補也今以其文繁緒雜非詳究其故者未易了了爲摘其要者標以提綱分列於後并記於此

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實誥案手實法行於是年秋後罷於明年十月然富民多爲讎告破家已無帳類矣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

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自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强盜賞錢書云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利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誥案此書其時司農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違背制勅律令者甚多不僅行手實法擅造律也公憤極而評確有所指特具錄之以見熙寧亂政官乃不法如此

因上宰相

上韓絳書首論蝗烖當蠲秋稅或倚閣青苗錢 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烖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遇其所落瀰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烖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願公少信其言時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烖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撿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謹案〕書有近在錢塘之語確爲本年到任所作考以時事必非臘底書也

因極論手實之酷 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賤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謹案〕後與文侍中書云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據此書則手實之罷實由於公而宋史本傳及墓誌皆失載特表出之以補傳誌之缺

并論方田均稅之患 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繼知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

京東河北榷鹽之害 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

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其免役之法請用五等古法補救之

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免役之法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公自註云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也誥案此乃因法便民之善政非止抹正免役之法實欲

案

拔去手實之禍其說行則手實之法不罷而自罷也原行差役乃編戶自爲充役積久弊重王安石改爲免役使民以財產高下爲等出錢歸於官雇而執役之害以去然行法之始民孰肯自居一等二等以爲子孫之累於是呂惠卿行手實法使民自供其財產分列五等謂之丁產簿其免役錢則據定簿以納使民不可遷避於等也然民孰肯盡供其財產而纖毫之利忽去而忽來者且不可以恒產論於是下賞告之令有隱匿不盡者人皆得告其實既實則告者分三之一不實則律之以杖於是姦民率皆起而告訐以賞重罰輕可以倖得故也其見告者旣已破家而擢告者則自尺椽寸土以至雞豚微物無不抄括以作財產而高其納役之等蓋至是而民困極矣公所論則計其錢數而約其等使自均之官但得錢而已不必爲之戶別也其說行手實之法盡拔而官民已相安於無事又恐其業典賣而役錢不除故欲割役錢於契以歸於得業者也至元祐初公不欲復差役者意本諸此蓋其時民已安於免役不可更使執役故但欲去免役之弊耳司馬光甚不謂然公遂不能竟其說也

十二月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本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

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
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
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
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
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
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
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
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
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
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烖昔季康子患盜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
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
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冐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
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
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
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
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戕傷撓法如此
而人心不搖於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作鐵濟行贈寄敍雪後用禁體書北

蘇子和韻書仁宗濟衆方揭之通會

本集書濟衆方後云先朝值夷狄懷
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
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橫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
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
案

以廣恃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濟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衢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案】仁宗崩於嘉祐癸卯至是熙寧甲寅凡十二年必是書爲嘉祐末所敘故云殆逾一紀也

除夕病中贈段釋之

詩【案】此詩有龍鍾三十九此邦聊假館句故查註指以爲密州度歲確詩證也今考論盜賊狀有蝗旱相仍盜賊漸熾自秋至冬麥不入土明年春夏患甚於今等語此十一月上蝗栽狀之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熙寧八年乙卯公年四十是年正月蔡挺罷二月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吳充樞密使閏四月陳升之罷八月韓絳罷十月呂惠卿罷尋出大赦天下罷手實法十二月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交趾陷欽廉白三州命趙卨李憲討之尋罷李憲以郭逵爲宣撫使而尚副之

正月喬敘和除夜贈段釋之韻作疊和諸詩【誥案】此三詩查註並編卷十二除夜贈段田詩後又以爲甲寅十二月作合註從誤今改列於此

寄題蘇州三瑞堂答喬敘莫笑銀杯小詩【誥案】蘇州姚氏三瑞堂詩查註改編常潤歸杭道中合註已引本集與通長老書駁正莫笑銀杯小一詩亦誤分前卷之末今改編送段屯田詩前皆施註之舊也

送段釋之并和林館詩十五日作蝶戀花詞本集密州上元調寄蝶戀花詞云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云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誥案】詞註謂公悼亡之作考通義君卒於治平二年乙巳至

是熙寧八年乙卯正十年也紀年錄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

寄孫洙作永遇樂詞　本集寄孫巨源調寄永遇樂詞云長憶別時景疏襟下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連不住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同醉捲珠簾淒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今朝有客來從淮上能道使君深意憑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雲華佳破此時看回廊曉月也應暗記【誥案】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句乃與巨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為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及此時看回廊曉月等句道其敘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卯正月確不可易施註於廣陵會三同舍孫巨源題下云東坡與巨源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今已刪此註餘詳前案孫洙條下

三月出城送客步至溪上　【誥案】此詩有春來六十日句據東都事畧是年逢閏立春當在正月是作此詩在三月中也

游盧山周攬盧敖洞飲酒憩聖燈巖三泉陰日峯諸勝並有詩

作同天節功德疏　本集疏云伏以聚聖儲休上天垂祐乃逢純乾之月肇興出震之祥恭惟皇帝陛下以堯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上吉天人之助已明既醉太平聖賢之禰誠備至於臣子之私願是為草木之微情華同海表之民共罄封人之祝【誥案】神宗生於仁宗慶歷八年戊子四月十日既登位詔以是日為同天節宋興郡縣皆建天慶觀率以舊寺觀改充有司祝聖處也據此文則年例並有之矣

時旱蝗相繼四月初吉齋居蔬食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　本集祭常山文云惟東與

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裁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克有常德以名茲山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請於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壽帝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饗祈息

三日雨足和章傳道喜雨

詩案喜雨詩云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聽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論盜狀上年十月十三日雨雪公未到任

十一日寄劉述

言詩案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作詩寄劉述紀年錄作送劉述誤

郡務盜稚剽無虛日遺賞弋獲八用競勸盜斂迹

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強盜賞錢書云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遷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裁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盜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裁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有蹤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

爲度必不問也故敢以告安撫司三班使臣捕逃盜入境停卒凶暴以禁物誣居民鬬殺之驚潰爲亂民奔訴公不納投書於地潰卒定招出殺之謹案此條乃密州事具載墓誌本傳

年月無考今類載於此作孔長源挽詞寄呂穆仲和陳襄題張方平樂全堂懷晁端彥

湖上近有詩五月復旱公再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祝文云乃者有謁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治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蝝生如初豈神之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於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饑殍凋瘵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未知所止矣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需澤驅攘蟊賊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謹案後以新廟落成始謝據會稽詞在十月中也既禱立應乃

新其廟廟西南有泉折旋如車輪餘流溢於山下乃琢石爲闌亭其上名曰

雩泉作雩泉記本集雩泉記云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

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
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
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
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
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
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
之側誰其尸之涌㳙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𥶡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六月和劉攽李常詩

【刪案】年譜熙寧八年和李公擇來字韻詩紀年錄八年六月和李公擇詩皆不及劉貢父一首烏臺詩案六年
九月和劉貢父李字韻詩八年六月和李公擇來字韻詩查註謂和劉貢父
詩公自註有公擇來詩道吳中饑苦之語公擇以熙寧七年自鄂移湖在任
兩年改齊時尚在湖二作既係同時其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
註俱編密州卷中合註謂二詩相連下首詩案既作八年上首六年當是刊
誤今考此二詩一題并作仍當合編

六月餘詳卷十九總案勘詩條下

論新法添差將官事

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新法將官所管
兵更不差出而本州武衛差在巡檢者千餘人若抽還則
上都巡檢王述復
戚勇忠果之類必填不足巳申安撫司去訖爲論列也

父讎狀

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論盜體量
得致仕不得蔭子述乃慶歷名將王仲寶之孫戚之子爲盜賊李三所
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刳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畧云忠孝
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録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瑋

瑋武幹慷慨有父風今在公部內望與提拔翦拂亦一快辣將官也〔附錄〕以上二條類載

七月聞韓琦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魏國韓令公文云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有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寶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與劉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作後杞菊賦 本集後杞菊賦敘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齅怪先

生之皆脊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謹案】公以嘉祐丁酉登朝至是熙寧乙卯正十九年也

方春時城西牡丹盛開公以旱蝗齋素不獲臨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置酒會客作雨中花慢詞紀年錄云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特置酒作雨中花本集調寄雨中花慢詞云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蕩颺茶烟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聞道城西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樽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

十月廟成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巖巖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應不旋穀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陶瓦並作新其俎椭豈以爲報民苟不怍歲云徂矣蠶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謂惠然雨我以永休烈

祭常山回小獵與梅戶曹會獵鐵溝作詩并作江神子詞本集獵詞調寄江神子詞云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賢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彫弓如滿月西江望射天狼紀年錄云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和梅戶曹會獵鐵溝又作江神子

十一月葺園北舊臺登眺其上子由名其臺曰超

公作超然臺賦　欒城集超然臺賦云東海之濱日氣所先觴高臺之凌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氣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渀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顧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在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者邪

公作超然臺記　本集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詰案 此記公自云處之朞年而子由超然臺賦敘亦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之語是公葺臺時

距到任將及一年也逮

快哉亭濰水之上子由為作詩

欒城集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詩云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樂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為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檻前濰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烟柳勻藹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斷安未厭頻攜妓沒點循須臥理民訟問沙囊無處所於今倚杖定非真

趙成伯來為守

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余其鄰邑人也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後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疏達表裏洞然余因甚樂之而君又勸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

再論京東河北榷鹽之害上文彥博書

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鹽書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賣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兵仗獲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群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得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用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廠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

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闕〕公初到密已有權鹽之議而此云會議經年又章惇已罷三司使是爲冬日所作書也前載權鹽事詳見此書中

和劉攽見歌詞以詩見戲

〔闕〕此詩施註原編罷密州後査註改編於杭卷中並誤烏臺詩案載前和貢父

和章惇出守湖州詩

東都事略云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編修三司條例察訪荊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哲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爲右丞惇卞執政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爲諫官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致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恕爲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遂追貶摯燾同時死於嶺南服所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所立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遂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爲棄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忮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哲宗崩充山陵使爲惡至成宄大昇欒昭於

淳逾宿而行坐是責貶雷州司戶參軍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謹案】前註不載章惇事實殊失體裁今補載

送趙晦之罷東武令歸海州又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送東武令趙晦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賢哉令尹三仕已之無喜慍我獨何人猶把虛名玷搢紳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謹案】紀年錄載此詞於八年之末云送東武令趙晦之歸海州今從之

作董儲書跋

本集跋董儲書云董儲郎中密州安邱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歷間其書尤工而人莫能知僕以為勝西臺也

為敏行撰成都大悲閣記

本集大悲閣記云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加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皆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謹案】公以至和二年乙未游成都應舉至京及是熙寧八年乙卯凡二十一年記當作於此年也紀年錄亦云是年作大悲閣記今附載案末

和張先見寄諸詩為王鞏作三槐堂銘

本集三槐堂銘敘云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歷事太祖太宗文武

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淸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誥案此文見於烏臺詩案年月無考今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九年丙辰 公年四十一是年正月交趾陷邕州守臣蘇緘死之二月遣郭逵等擊交趾八月罷鬻天下祠廟十月王安石罷出知江寧府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遣內侍李憲措置邊事

正月遷祠部員外郎 紀年錄公在密州遷祠部員外郎合註云轉祠部員外郎以磨勘也見烏臺詩案

立春日病中邀文勛喬敘趙成伯爲會公不能飲策杖倚几於傍觀醉笑以撥悶滯作詩 【誥案】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誤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者也施編密卷約畧登載查註以此詩分出入九兩年甚當惟嫌上卷和劉貢父李公擇詩失改定耳但上年逢閏立春似在臘底以卷中蒋此題爲限界故不可動也

七日文勛摹秦篆刻石超然臺上 本集刻秦篆記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傍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絶人者其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

有君子得以覽觀焉【詩案】紀年錄載正月七日書瑯琊鄒後卽此記也其春秦始二十八年壬午計至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覆考無誤

夜文勛席上作蝶戀花詞 本集密州春夜文安國席上調寄蝶戀花詞云簾外東風交雨霰簾裏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摻鼓漁陽撾未遍舞褪瓊釵汗濕香羅軟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詩未就冰生硯

十五日跋赤溪山主頌 本集跋赤溪山主頌云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祖問其事於樂全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詩案】赤溪山主趙棠從潘盎得道公得舍利於其子祖作趙先生舍利記惡郎東武令聆之

治正寢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曰與賓從僚吏游息其中而弗居作蓋公堂記 本集蓋公堂記云吾觀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漏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詩案】熙寧行新法小民脂膏剝削殆盡無異虎狼秦之暴虐秦既族滅而宋亦將

由是敗亡公欲與民休息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又深歎所用宰相之均非其人故於蕭何曹參之賢則再三致意其爲蓋公堂而云然者公之寄慨也深矣

提刑李清臣行部至密作唱和詩清臣復作超然臺賦公跋之刻石臺上

本集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桮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

三月三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詞

本集東武會流桮亭調寄滿江紅詞云東武南城新隄固漣漪初溢隱隱遍長林高阜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更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官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詩案紀年錄載上巳日流觴南禪小亭今從之

四日東武西齋和文同洋州園池諸詩

詩案石刻後有熙寧九年三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計各詩皆成於西齋也

寄題刁約藏春塢詩四月六日跋文同所作超然臺賦後

本集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云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芍藥盛開南禪資福二寺爲供公取姿格絕異一朶名曰玉盤盂并答文彥博和超然臺詩聞喬敘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

案

飲喬敘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并和趙成伯戲喬敘詩五月京東河北旱詔令有司致禱羣望公奉詔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天子有命閔茲暵旱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能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饑羸之民將轉於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饗既禱立應乃上其事於朝聞陳舜俞訃公甚悼之本集王中甫哀詞敘云哭中甫於密州則令舉沒矣又後祭陳令舉文云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公以熙寧甲寅九月與陳令舉訪李公擇於湖州至是熙寧丙辰五月已越二年矣其王中甫挽詞施註原編是年七月五日詩前其閒令舉之沒自應照中甫哀詞敘更列於前也又後與周開祖書云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請所示祭文紀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服也當作寄去六月因守居之北墉踐城為山雜植松柏桃李而構堂其中作山堂銘本集山堂銘敘云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和趙成伯捕蝗所寄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並有詩趙杲卿家貧而好飲為

作濟濟酒閣同年王介卜作挽詞七月五日登超然臺答趙成伯和詩諸封常山之神爲潤民侯八月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文云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道之云遠饑腸誰續猗嗟我侯甕應嚮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庶哀斯民朝夕濡足[詣按]告封之文尚在後必侯命下故也此乃已聞得請適有禱致故併以告耳前文皆稱神王是改稱爲侯蓋常山得列祀典自公始矣十五日飲於超然臺上聞孔宗翰方乞密因和宗翰前過東武題壁詩是夜歡飲達旦兼懷子由作水調歌頭詞本集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調寄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送碧香酒與趙景卿[詣按]公詩有碧香近出帝子家句趙次公云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趙成伯往莒縣捕蝗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並有詩九月九日成伯母生日作口號本集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并致語云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賓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

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聞采野孫潛聖訃作挽詞和晁端彥九日所寄再送喬敘移知施州詩十月周邠寄鴈蕩山詩圖和詩

詩案此詩施註原編七月五日詩後是時公已聞改知河中之信今改編十月詩後公與周邠書中

晚登超然臺望月作江神子詞

本集江神子詞云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眞箇是超然莫使怱怱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烟人事淒涼迴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詩案公和周邠寄雁蕩山圖詩自註已有將赴河中之語而此詞尤有去意信爲是年冬後所作

告封爵於常山再作祭常山文

本集祭常山文云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於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有遺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烖殄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時子由罷齊州掌書記回京上論時事書及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疏一狀

欒城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云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

九品賤官始得登對論事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自頃歲以來毋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惜也陛下誠與民一新罷此四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盡一狀云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併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繼以芻槀鷄豚狗彘皆可以還償也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限故雖一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靡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要以皆斃而後已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聞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無財者使效其力無力者皆得雇八各致所有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一議者又

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兵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贍而後得食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嘯聚攻剽州縣官吏常責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其為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一議若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貴賤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制市易之官以平貴賤今自制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小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為此況復路民好利爭取官債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咨嗟奈何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閒隙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廢坡無用之屋以賤賈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右臣所陳畫一事件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偷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嚚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憂國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謹案】書有易蠱輔相中外踊躍等語先

是熙寧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罷相引呂惠卿為參政惠卿叛安石會而亦出八年乙卯二月安石復相十月惠卿亦出至九年丙辰十月安石復罷而子由適自齊州解還因上此書又書有抗論不合外補七年等語子由自熙寧三年庚戌出為陳州學官數至九年丙辰正七年也其在齊成資得替正在九十月間與安石復罷之時相合是此書上於九年十月審矣齊至密甚近其不赴公而怱遽回京且挈家以去者實由此故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為一擊必中之舉用意甚深其奈王珪繼進方事迎合而神宗倦於改過又志在黷武乎使當日竟用其言不但未社復安而朋黨之禍無自興矣惜哉子由以其言無補自於潁濱遺老傳畧去而東都事畧宋史本傳因是失之未經補載然其忠藎之誠胡可沒也特表出之以正史傳之陋子由既至京館於范景仁東齋其雪中呈范景仁侍郎詩云羇游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後即在京度歲有和范景仁丙辰除夜詩皆可證又據公自黃赴筠詩是時遷謫遠皆留於齊與其無家而客於范景仁者皆合其因上書猝然回京情顯然矣

十一月二日為李常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本集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廣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

以爲記【誥案】紀年錄是年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爲韓忠彥作醉白堂記

本集醉白堂記云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東都事畧云琦子忠彥字師朴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親政言者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徽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會雪與客飲於山堂作周邠書

本集與周開祖書云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

山之景何緣復有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輒和兩首取笑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十五日命工摹陸探微畫師子於蓋公堂中作畫贊**本集蓋公堂照壁畫贊云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為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暢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雪夜獨宿柏仙菴得孔宗翰荊林馬上所寄答詩十一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罷密州任作留別東武流杯雩泉釋迦院牡丹呈趙成伯諸詩過安邱縣訪蘊儲故居見其子希甫留題屋壁除夜大雪止濰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熙寧十年丁巳 公年四十二是年二月王韶罷七月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詔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瀹十二月以郊祀恩改明年為元豐

正月元日早晴發濰州中途雪復作有詩青州道上大雪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宗翰至青州與頓起題名古寺 〔誥案〕頓起下年為徐州考官公和詩有去年古寺共題名句自註云去歲見之於青州即此時也

赴濟南李常以詩來迎答詩遲適遠候見雪中隨至子由所居 本集將至筠詩云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 〔誥案〕時公赴河中故追憶如此也據此詩公住於子由家者月餘而子由則客於范景仁其欲乘機攻罷新法委家而去情益著矣此其平生一片心消歇汨沒於不可知者蓋七百四十有四年又復表著於世後有秉筆於兩宋者能查照本案補其闕失是則重有望於後賢也嘉慶己卯元日見大記

李常邀游西湖折花為會 本集 〔誥案〕下年三月公與食寒提刑口號云還把去年酉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公擇罷齊州至徐公為此詞以寘公擇此二句乃公罷密過齊同游大明湖公擇為主人之事正此時也餘詳卷十六總案寒食條下

出其甥黃庭堅詩文求正公自是得其為人 本集

與黃魯直書云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

初遇吳復古

本集黃州與吳子野書云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又初至惠州與吳秀才書云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近者南遷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謹案後書公作於年五十九是為紹聖甲戌逆數熙寧丁巳凡十八載故云幾二十年是濟南相遇為初見矣又欒城集在徐州有贈吳子野道人詩詩有東州相逢眞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猶句子野向從李師中此為師中守濟南時子由送子野歸粵之作據公書自濟南境上別後至黃州始通問故有其間何所不有之語是子野並未至徐州也恐後有據欒城集誤編詩謂本集失載子野至徐事特為駁正於此

復古論出世間法因作問養生一篇

本集問養生云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俛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槁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返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前與吳秀才書又云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為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謹案吳遠游字子野潮陽人秀才乃其子也公遷惠州秀才為作歸鳳賦名茈仲

二月與李常劇飲為別

謹案公在徐州寄李公擇詩云去年逾月

方出畫爲君劇飲我滿首自註云去年留齋月餘據此則二月初旬公尚在濟南自註甚明

既行與吳復古別於濟南境上至鄆州鮮于侁留飲新堂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在徐州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詩云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繁華眞一夢寂寞兩榮枯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以上皆追述過鄆州子駿留飲新堂池上之事公過其地正是年二月中也

道出澶濮間子由自京師來迎

【誥案】子由自上年十月進京上書寓范景仁東齋度歲有和景仁丙辰除夕詩及和本年正月十二日訪吳績詩已論載卷十總案子由赴齊卷十四總案子由同京條下又欒城集游吳景仁東園詩云新春甫驚草木猶未知有興出東郊輕裘試朝曦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華堂絢金碧疊觀凝烟霏徐行一日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亞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淸夜期據此詩東園距城稍遠故必窮日力游之公至京寓此園中而詩言趕門歸去未卜淸夜其園無主人可知子由游園時已驚蟄則二月尚未出京可知計公至濟南留月餘始發在二月初十間子由聞耗出迎當亦在是時故相值於澶淵間也今先以可據者兩立案然後與烏臺詩案紀年錄辯

公相約赴河中因同至京師

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敍云子瞻適守餘杭移守膠西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誥案】公至陳橋驛始聞命改差彭城其至京寓居范景仁東園作送景仁游洛中詩子由有次韻之作子由送蔣夔赴代州敎授詩公亦有次韻之作子由實從公至京況澶淵尚未聞命改差不應直接相從來徐之語子由乃以公至京

及四月始出情事一槩畧去之矣公自密至京數月情事向以諸說轇轕混誤遲至十數載始爲論定亦甚憊矣

抵陳橋驛吿下以尙書祠部員郎直史館徙知徐州軍州事時不得入國門寓居郊外范鎮東園

本集與黎希聲書云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驛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留城東景仁園中又送魯元翰知衛州詩云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施註云自密州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又欒城集後自南京寄范景仁詩云弊裘瘦馬不知路偏向城西尋隱君欣然爲我解東閣明窻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絕愁四鄰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粲酒時相親我兒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却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西連四月聽遇鳩扁舟一去淨奔運闔子由此詩自敘出齊門至京奔走市門求寓不得往見范景仁東園止東齋雪中唱和及聞公來走馬出見河上至陳橋門爲門者所阻寄寓東園至四月公始由水路赴徐一切情事如續特錄載以見駁正會宿詩敘及前立各案之不謬其及門却遣一事必新有編勅而公未及知非因公發也施註不難確考而輒以不許了之混甚今則不可得其故矣

三月二日寒食與王誥作北城之游飲於四照亭上作殢人嬌詞

本集王都尉席上贈侍人調寄殢人嬌詞云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又元豐己未徐州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詩云北城寒

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
烟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
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到京三月初一日王詵送
到簡帖約來日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見次日軾與詵相見令媛媼六七人斟
酒下食有倩奴問軾求曲子遂作洞仙歌一首督長春一首與之次日王詵
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謹案公所憶寒食北城之游即四照
亭事也特錄詩以參考且二日爲寒食則三日爲淸明也檢本集無與倩奴
洞仙歌督長春詞惟殢人嬌一首雖爲此體究屬三春景狀今姑以此補之
未見爲歧出也

三日淸明賦小人氣闕事閑退豈公難一篇送范鎭往遊嵩洛子由亦次韻送之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鎭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人氣闕事閑退豈公難以諷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紀年錄二月三日作送范鎭游洛詩謹案紀年錄月日本諸詩案並誤詩案雖皆出公親筆但以辛亥倅杭迄於已未守湖九年之中所有詩文盡爲小人根追所作年月日於對簿之下豈無一二誤記且南渡後臺吏挾眞本以至杭爲張浚等輩所分得至於轉輾傳鈔刊版又豈無一二月日錯誤文義有誤易見月日有誤難辨而此書月日獨多也故查註每據詩案月日爲牢不可破詁獨不然之惟取以無年月可考者以詩案爲補助其有考而詩案異者不許其亂集與雜說各註等也今據此詩有杖履攜兒去園亭借客看句是公已寓園中前考二月初間公尚在齊而子由以驚蟄日往游東園作詩公尚未至更以本集寒食北城之游合考詩案則淸明在三月三日而驚蟄即在二月二三日間是其時子由尚未走馬黃河往迎公也且會宿詩敘子由以二

案

月見公瀍濮之間今卽以二月一日爲瀍濮相遇之日而欲以二月三日寓園賦送行詩其何能及故詩案在不必信不必信之間也再據公答司馬光書景仁以三月杪還京則其去也當在三月初間子由同日和韻送景仁游嵩洛詩有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句其去已在春晚則又三月之確證也詩案紀年錄二月三日信爲三月三日鎭酌酒賦詩爲別公和韻有臨行之語今更正其答司馬光書詳見於後云

一杯酒此意重山嶽句歐陽奕來訪夜語達旦以保身遠禍爲勸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敎我以保身遠禍者藥乎其有似於文忠【誥案】歐陽奕字仲純修次子也時官光祿寺丞此文作於元豐戊午故以是年丁巳爲去歲也

王詵以韓幹牧馬圖求跋爲作詩聞任孜訃作挽詞記王安國夢靈芝宮事本集王平甫夢靈芝宮記云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卜以錢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豈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誥案】此文王平甫卒於熙寧丁巳公往弔其家因

有此作似去平甫之卒不久也平甫屢以新法斂怨天下力諫安石不聽哭於影堂又面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惠卿以鄭俠獄陷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凡史家言大率如此至平甫歸於臨川抑從其兄於金陵即不可知也公是時未嘗過此二處後八年始過金陵又遇其子斿於臨淮如移載於後與此文結意不合詳玩其意平甫卒於何處雖不可知而其家似尚在京師也姑載於此仍俟詳考

送曾開知衛州和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

【補注】欒城集次韻范景仁丙辰除夜數首之前有次韻蔣夔寒夜見過詩其詩云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據此則蔣夔時在京中公與子由並有送蔣夔至代州詩皆京中作也

爲邁娶婦

本集與邁求婚啟云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一藝於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又下財啟云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於前人永交歡於二姓【補注】邁是年十九歲其婦於誰氏不可考也

迨素羸李若之爲治之病已

本集記李若之布氣云晉方技傳有幸靈者有道者也呂猗母痿痹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猗曰豈可倉猝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異人於華嶽下云

范鎮自洛還公得司馬光寄題超然臺詩

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春末景

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某强顏苟祿忝竊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啓【誥案】此書三月之末公尚在京書不及

四月與子由

報則四月初間必成行矣可與子由留連四月聽鵙鳩句互證

行過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

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誥案】方平之沒公在潁州舉哀薦福禪院有文其後墓誌銘成告於揚州此則自揚召還過南都祭於其家者也以上文四聯總括十五年中六過五見情事故摘錄於此方平以元祐六年辛未十二月二日薨年八十五由辛未逆數熙寧十年丁巳為十五年年七十一此公第一次過南都時也時方平為留守而子由方注官方平辟為簽判必此時定議故子由自徐赴任

爲方平作諫用兵書

本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與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建元之間蚩尤旗出長與天等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後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馘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

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稍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廪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爲社稷長久之計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告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又張文定公墓誌銘云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謹案】周益公陸放翁並見親筆疏草周云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雖成於坡手而意旨必出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陸云東坡此書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所論非是史稱神宗臨御日久羣臣畏其

威嚴莫敢進規正其時也此稾如付他人其誰敢上安道犯顏極諫喜怒不測可謂之置身事外乎周說亦不必此書既上字字皆安道意旨且已明載墓誌益公偶未憶及耳

過宿州和劉涇詩

二十一日到徐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烏臺詩案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誥案本集到徐月日不載

送交代江仲達少卿 誥案詩題作仲達少卿欒城集有徐州送江少卿詩并有公來初無事豐歲多牟麥鈐閣度清風芳樽對佳客向信前守爲江仲達無疑也查註引題跋之詩人戴仲達以擬之此元祐間事毫無根據合註從誤今刪

和密州孔宗翰見邸家園留題諸作

趙成伯見戲詩

胡允文子公達爲獄官允文罷屯田郎中任就養於徐已老疾公往視之 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罹讐而翔騶亦千里謂君仁人雖疾當壽誥案公在岐下公達尚幼公以鵷雛騃駒目之而是時公達已仕故復有雛駒之語又熙寧四年辛亥與允文別於都門至是十年丁巳正七年也公達後爲峽州守有政聲爲時所稱

五月六日讀司馬光所寄獨樂園記作詩與書 本集與司

馬溫公書云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闊絕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闕】此書與前所載書同發故云再啟也紀年錄五月六日作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

六月寄和李清臣沂山祈雨有應詩

烏臺詩案云熙寧十年六月李清臣因沂山禱雨有應作詩寄軾【闕】清臣時尚未至徐也

十五日祭漢高帝廟子由作祈晴文

欒城集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云熙寧十年六月癸巳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侍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庳下鄰爲豬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覬惟神奮自茲土掃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俛仰千歲道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收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儆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闕】徐沂接壤而向時旱潦相反若此可以鑑矣

復從公入廟觀試劍石作銘

欒城集試劍石銘敘云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與子由顏復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復與梁先舒煥泛舟其中

作詩陳師仲來謁顏復盛稱之本集黃州與陳師仲主簿書云軾在徐州得一再見及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想彼此有以相照欒城集答徐州陳師仲書云去年轍從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游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貽讀之倘然已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案陳師仲徐州人謀葬其親貧不克舉亦見子由書中追公還黃師仲爲杭州主簿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卽密州徐州二集也公詩有註自陳師仲始實開王百家之先者也書久無考用以張其人

李清臣按部來徐邀子由對臥南城亭上有作和清臣子由唱和詩見欒城集原題云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案李清臣小人之尤者自後爲胡越不復合矣

爲顏復作其父太初詩敘本集鳧繹先生詩集敘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軾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四十七世孫云

送復赴闕兼寄王鞏詩

七月會宿逍遙堂和子由詩

二十日題僧寶索

靖帖 本集題七月二十日帖云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跡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二十二日爲王詵作寶繪堂記 本集寶繪堂記云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遊石經院過雲龍山訪張天驥濟山王仲素來遊彭城並有詩 闕略欒城集贈王景純寺丞詩有濟山隱君七十四彭城爲我住三日等句以此知爲過客也 十五日同子由泛舟呂洪作水調歌頭送別 本集與子由徐州中秋水調歌頭詞云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宮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被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爲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十六日子由赴南京留守簽判任作初別子由詩 闕略本集與劉貢父書云王寺丞有詩贈之寫呈一笑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所云王寺丞即仲素其爲徐州所作書無疑也查註云是秋至徐合註云八月初相別皆誤 閭邱公顯過彭城作浣溪紗詞 本集贈閭邱朝議過徐州調寄浣溪紗詞云一別姑蘇已四年秋風南浦送歸船畫簾重見水中仙霜鬢不須催我老杏花依舊駐君顏夜闌相對夢魂閒 王鞏屢約重九過訪不至以詩送梁交却寄因和其

員欒城集次韻王鞏見贈云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淥初來柳吹絮再見風音脫木彭城久相遲官舍廬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爲聽婦言婉變自相逐又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詩云爲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何嘗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女三次適右朝奉郎王鞏誥案王鞏爲張方平壻故屢至南都據子由詩鞏必爲家事所牽故其婦促使還京不及至徐也

時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有僧應言建築鑿清冷口導積水由古廢河以入海

本集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恂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築鑿清冷口導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愀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

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

誥案河決澶州曹村埽乃七月十七日事而子由以八月十六日去其初發彭城寄子瞻詩云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是澶淵之決已有一月餘而汴河且乾涸必徐城初不虞水患也又詩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是子由去後水忽驟至而遇於途也二十一日水及城下可謂倉卒之甚矣

城南兩山環繞而呂梁百步扼之漲不能洩九月水高於城中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築堤九百八十四丈堤成而水自東南隅來遇堤而止九日邀仲伯達爲大水所

陽和所寄詩[誥案]呂梁仲屯田公屢有詩前註名失考今據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有仲伯達公交游前無仲姓者是屯田即伯達無可疑也

李清臣以國史院編修召還雨中集臺頭寺分韻并寄孫洙詩[誥案]李清臣除命在八月聞命當在九月烏臺詩案此詩九月作施註十二月作查註合註皆謂當九月作今考詩意實九月作原編小誤今改編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詩後徐州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水方甚大約清臣聞命公即餞而爲詩至其成行當在十月間也

十月五日水漸退十三日澶州大風不終日而河復故道作河復詩本集墓誌銘云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大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

重登望洪亭以觀水退有言郡東北荊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公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即宋司馬桓魋墓也

聞刁約訃作挽詞

答孔宗翰求書與詩并題顏樂亭詩[誥案]顏樂亭詩敘乃孔周翰作於密

州者也施註原編不載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收編公能密過濟南和孔君亮詩後而云因人移編不喻其意或偶誤君亮宗翰為一人耳然公甫離徐州而周翰已訪得其地後并葺亭公又知而詠之必無此神速之事今改編於此亦因人附載之義也

十二月作賀改元表　本集表云祗勤國本已獲順成之年恭若天休更新統始之序慶均夷夏歡洽神人竊以為政急於愛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無以致家給人足非盛德無以貽時和歲豐鴻惟徽稱獨冠前代恭惟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闢土而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獨天用眷祐秋常大登蜡通八方之神民足四驕之養乃順休命著為始年臣等均被至恩具膺優祿祇承詔誥更形頌言非特降康已類商王之福行觀嗣歲復興周室之隆（略）公詩文中無序字獨此文有之今仍其舊

記已徐州殺狗公事　本集記徐州殺狗云今日府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勅書不禁殺狗問其說云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乃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樂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死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略）粵中無不殺之狗極深悯之而末如之何外郡且食蛇子逃盛饌則首比之山中蜂房大數尺者值數金有以異事來告者子曰古亦食之見禮則內則不足為怪也有司有朱君者沛縣人為言樊噲故里至今以屠狗為業是亦弊俗之不可發者也

書冠元弼所述謝中舍詩　本集記謝中舍詩云冠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請纓徐州外小

城創石岸狀〔案〕公請築外小城并創石岸乞於十二月書旨不報

城創石岸狀明年再請改築木岸此二狀本集不載餘詳後案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